

岁月冉冉,我对自己
的厌恶不见种子却生长起
来了,林木人云了。随手
一梳理,就是一把,至少有
八种。

1. 错别字将与我终生
同行。不记得我发
的第一篇小说中有多
少错别字,但现在
在写作四十余年
后,每篇小说无论

长、中、短,其中的错字或
白字,哪怕我把那小说读
十遍,都还会亦班亦排、人
五人六成建制地挺胸直立
在小说叙述中。最常错的
字不仅是我最常说的
“的、地、得”,而且是“村”
和“对”,这样不沾亲带故
的字,错在文中不读三五
遍,我也很难将其找出来。

错别字——讨人厌而
令人恨,可它们又有那么
强的生命力。所以感激编
辑和校对。如果有一天,
各编辑部或出版社,设立

一个作家错字领奖台,我
大约是会获奖的。是会站
到台上被人授牌的,说不
定还会是冠军。

2. 音乐欣赏的品位之
低低到尘埃里。如果酷爱

我对自己八厌恶

阎连科

地方戏,可解释为因你自
小生活在乡村,地方戏是
你唯一的音乐之养成,那
么你已经离开土地大半
生,不仅离不开地方戏,而
且对一切被人指为通俗、
低俗、民间、口水的音乐和
歌曲,都爱到一个孩子爱
糖样。尤其浅白、流畅、伤
感的流行歌,倘若家里没
有人,我会边听边哭边掉
泪,甚至蹲在地上哭到直
不起身。三十几年前,第
一次在电视上听到杭天琪
唱《黄土高坡》时,我一个

中午哭到没吃饭,老婆、孩
子回到家,见我泣不成声
吓得半晌说不出话。两年
前,偶然之机会,在手机视
频上,翻到土耳其与韩国
的合拍片《艾拉》,听到歌

曲《心在哭泣》的音乐
后,那煽情、那泪崩,当场
抓起餐巾纸就捂在眼睛上。
及至现在每每听到
无论是谁翻唱《此情可待》
和《布列瑟农》等,都会发
呆愣下来。

说得具体一点儿,让
过去那页掀过去,让到来
这页翻过来。我对今天当
红的歌手王琪、刀郎、海来
阿木们创作的那些煽情伤
感歌,爱到即使只剩老泪
枯干的最后一滴水,也坚
持要去拥抱明日朝阳的大
海洋。哪怕有人说你不像
个严肃作家你不该这样,
你的深沉浅得盖不住一个
碗底儿,还是挡不住我爱
听那些伤感、煽情的歌曲
扑簌簌地掉出眼泪来。

我的泪点低,竟然低
成这样儿。眼泪不值钱如
任何一条路上的一星尘埃
儿。

3. 总忍不住当众去挖
耳朵眼,这也是令人令己
最厌恶的一桩事。

4. 和人谈论文学时,
忍不住夸夸其谈仿佛别人
的观点都不对,自己的不
仅是对的,而且还是最新
发现的正见和独有。

5. 爱吃又不会吃,吃
饭如吞饭。关于吃,以我
之实践和判断,最好吃的
餐馆一定是离我家最近那
一家。最好吃的菜,是离
我筷子最近那一盘。在家
里妻子还没把饭烧好,我
已经把先端到桌上的炒菜
吃了一半并已吃饱了。每
天早上饭后坐到书房去写
作,写作两千字后走出书
房吃零食。日日如此,雷



春华秋实(剪纸) 奚小琴

永恒的河流

汪芳



那个三十几岁模样的年轻人,紧紧靠着监护室的
门口席地而坐,已经坐了好几天了;他瘦弱的样子,一
件被雨水和汗水浸湿的上衣也几天没有更换了。他一
一直都期盼着好消息,却没有任有的消息出来。

有时,医生们从监护室进进出出,小伙子急切地凑
上去,问那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话:我老婆醒了吗?
医生摇摇头,总是安慰他几句话。

都说,他是附近送外卖的小哥,平素很阳光的
,工作也卖力,常常得到许多的好评。在乡
下,他的妻子,带着几岁的娃,日子过得简单满
足。那一天,也是突然暴雨,在河边洗衣的妻子
滑脚跌入河里,磕了脑部,不省人事,村民们把
她抬到当地医院,说救不了。于是,救护车一路
狂奔,送到上海大医院。

雨停了,夏日的黄昏,斜照的夕阳从监护室
玻璃窗照耀进来,乳白色的墙面和淡蓝色的门
框在金色的夕阳辉映中显得格外美丽,监护室
那厚厚的大门似乎阻隔生命的界限,在这里,
生命显得那么神圣和弥足珍贵。

那些门口守候的家属陆续走了一些,又陆
续来了一些。而那个小哥依旧坐在地上,等了一
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

等候已久的大妈大叔会给小哥许多吃的东
西,也会探问几句情况,送上一些宽慰的话。

小哥总是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他
老婆和他是一个村的,他们隔着那条河长大。
村民都依着河洗衣、淘米做饭、摸鱼,那是母亲
河,河流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那生生不息的河流
啊,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
农民,他们在那里成长,相
遇又相爱。河流没有过
去,没有未来,它只流淌
着,承载着祖祖辈辈全部
生命和永恒的爱;永恒流
淌的河流啊,象征着生生
不息的爱。

后来,说那快递小哥
在监护室门口呜呜咽咽地
哭泣,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养 育

学英语都要背一周七天,
而且要一网打尽,一次背完
周一到周日: Monday、Tues-
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
Saturday、Sunday。
我那个年代初才学英
语,当时好奇,一周七天的单词
后面都有day(天,日),把它去
掉剩下的是什么? 我拿起笔在
课本上画,留下的 Mon、Tues、
Wednes、Thurs、Fri、Satur 都不
认得,直到最后一个露出了
Sun我才豁然开朗。原来,礼
拜天Sunday就是太阳日!

我从小就喜欢学英语,而
且总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想
找老师打破砂

2024年7月,无锡,一个
烦闷的下午,天空快要下雨
的样子,布满巨大的云朵,沈
奥第十次职业围棋定段赛失
利,宛如一场心碎的黄粱梦。

有人把职业定段赛比作围棋高
考,这个复读生一考就是十年,成功
的从来都是别人,他的参与仿佛只
是为了庆祝别人的胜利。都说十年
寒窗无人问,作为他的同事,我想问
问他这十年里的隐忍、艰难、折磨和
委屈,他不说,怕我笑他,因为我真
的会。

和很多所谓的天才、神童一样,
沈奥从小就是同龄孩子里的佼佼
者,也是老师们的团宠。有位职业
老师给他写下十六字评语:温润如
玉,沉静如渊,灵根早蕴,璞玉初
呈。可以看得出老师们对他的喜
爱,当这些天赋和才能来到风云际
会、虎踞龙盘的全国赛上,就显得平
平无奇了。

2025年,沈奥又一次出现在杭
州萧山的“小明围棋机器人杯”全
国围棋职业定段赛上,
首次因为年龄被编进了
成人组。

我嘴上说沈奥你
啊是没苦硬吃,心里

打不动,而且什么零食都
好吃。饼干、糕点、蚕豆、
瓜子、巧克力、硬糖块,或
者早饭留下的半根油条、
半个馍,如果这些都没有,
就打开冰箱去找黄瓜或番
茄。

总之有零食生活就是
美好的。

在《夏洛的网》中读到
小猪威尔伯的美食是:“麦
麸、热水、苹果皮、肉汁、胡
萝卜皮、肉屑、不新鲜的玉
米粥、干酪包装纸和脱脂
牛奶、干饲料,主人
吃剩下的三明治、
洋李皮、煎土豆、几
滴果酱和一块烤苹
果,一碗泪水和他
人吃剩下的煎饼或者炸面
圈,隔夜吐司或姜味小甜
饼,一条鱼尾巴,一块橘子
皮,再加上几根面条和榨
过汁的椰子渣,抑或垃圾
桶中的一张纸或者擦过油
手、油嘴的餐巾纸。”如此
等等威尔伯日日不厌地狼
吞虎咽时,我都觉得那个
该死的E·B·怀特写的不是
猪——而是我。

至少是以为我原型,
写了一个最爱吃的王牌猪。

E·B·怀特是应该给我
一份稿酬的,以我为原型,
一本薄书畅销全世界。可
E·B·怀特忘掉的一个情节
是,我稍微一挨饿,就能从
我家的狗粮中尝出香味
来。跟着顺便说一句,别
人以为茅台最好喝,我以
为一切香榧都好吃。而在
最好喝的甜味美酒中,最

默写考了满分,但刨根问底的
这段也就忘了。

我初一还有一段英语往
事,常拿来和我学生分享。

动词从现在时跨入过去
时,是英语学习的重要里程碑,

英语教授的奇葩初一

曾泰元

不规则变化早就蓄势待发,准
备伏击。时间副词 yesterday
(昨天)的出现,则是启动伏击
的指令之一。对初一生而言,
yesterday 有 9 个字母,已经算
偏长的了,我背起来虽不成问
题,不过念着念着,yesterday 总

大器之琢,不争旦夕

天元宝宝

却佩服这一个真实生命的热
烈投射。

进入赛场前,沈奥习惯性地
为自己鼓劲:是时候展现真正的
实力了! 第一局,卒。围棋比
赛从来没有时间低落,因为很
快下一局就开始了,能够把你
从情绪泥潭里拯救出来的,
也只能是下一局了。第二
局稳住后,第三局他又输了。

1胜2负的开局,把原本就是
困难模式的定段赛调成了地
狱模式。难道又是一年的任
务失败,读档重启? 始终关
注比赛的我摇了摇头,对曹
威龙说,沈奥可以和定段赛再
见了,不想这随口一句竟言
出法随。接下来的情景短剧
会这么拍:七月中旬寻常的
一天,超过35℃的高温给
沈奥身上添了一层金色炙
烤,突然间从他的体内升起
一道金色光柱,直入云霄。
科学的说法是对结果没有
了期待后,沈奥做到了完全
地享受和放松。作为每年
要参加十几次全国大赛的
比赛达人,比赛之于沈奥
原本就是一件发自内心的

好最上乘的是日本梅子
酒。我去日本餐馆从来不
是为日料,而是为了日本
的梅子酒。去日本如果没
喝梅子酒,我就等于没有
去日本。

6. 这一厌恶有些隐私
了——我非常非常爱存私
房钱。妻子、儿子从来不
问我身上有多少钱,不问
我把钱花到哪去了。可
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希望
有笔钱放在自己身上别人
不知道,好像唯有这样才
有安全感。这个令人
厌恶的毛病是我相当
年轻时,一提干
调到集团军的机关
开始的。那时候
机关的军官无论职务
高低,都把工资交到
家里去,而把奖金悄悄
锁到办公室自己抽
屉里。于是我
就有样学样到现在。

到现在,儿子发现我
这个问题了,经常打开
我的手机看一看,发
现我私房钱少了就悄悄
转给我一笔钱。

7. 这桩自己厌恶自己
的事情有点大,可上升
为道德问题或者人生
观与世界观——自己
是完全地道的农民
或用诗意的词说,我
是土地的儿子、亲
儿子,我可离开土地
大半生,连丝毫的乡
愁都没有。倘若不是
那块土地上与我
有血缘的亲人在,
我都不敢说我是那
块土地的儿子或
说出生在那块土
地上。见过一个土
地的儿子

的快乐的事情。专注于棋
局本身,将每一个细节都
赋予深刻的意义后,他
找回了状态。一波连
胜预选出线,沈奥已经
无人能挡。复赛和决
赛均毫无悬念地全
胜通过,开局不
利的沈奥逆袭斩
获成人组状元:他
真的要
和定段赛说再
见了。

赛后沈奥认真填写了职业初
段证书的申报表
格,那是一份把
自己围棋青春
定格在动容时
刻的实体记忆。

新晋职业棋手沈奥很快又
回到了课堂里,学
生们想看看老
师的定段棋谱,
在竞技体育里,
永不言弃而得
来的胜利往往
最值得回味。
他想了想,选
了一盘他本次
比赛中输掉的
对局。

世人只愿意接受成功,又有多
少人知晓何为成败。沈奥讲
解棋局的过程,
也是在分享自
己竭尽所能
后结果依旧不
理想,内心的
那份真正释然。

课后有学生家长问他:学围
棋要学多久才
能成功? 沈奥
一个恍惚:十
一年吗? 像我
这样,十一年
打上职业,也
只有一点点希
望,远谈不上
成功啊。如果
一定要给学
围棋加个期
限,那就是一
辈子。

双关潜伏语感

——夜读语文课

张大文

水生嫂借着月光坐在小院当中编席,等水生回来
后,先问他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后问他同去的年轻人
怎么还不回来,水生都回避了,只是笑了一下。女
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追问:“怎么了,你?”水
生才道破真相——他们明天就要到大部队参军上
火线。这时——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
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这个细节,一语双关:女人听了,心中“咯噔”震
动一下,致使手指划破。但是,女人又要装作对水
生的话不以为意,刚才确实是被苇眉子划破了手
的样子,于是很自然地把手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具有双重意义的的话仅仅看作
编席中的一时失手,面对丰富的语感潜伏而无动
于衷,事实上是有负于作者构思的匠心的。

那么,水生会不会把这个细节理解为双关呢? 水
生一定宁可不理解双关,他最希望女人不要节外
生枝;既然女人掩饰起来了,自己乐得佯装不知,
而且女人接着虽露出对丈夫轻微的责任,却同时
隐含着对他的含羞的体贴。所以,他干脆深信女
人觉悟高,参军归参军,划破归划破。其实,这
也是一种聪明的掩饰。

后来成了特别有钱的人,他说他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做房地产挣到的第一笔钱做下的第一
桩事,是给他所有有血缘的亲人每人四十万
或者六十万元人民币,从此让他们营商,不
让他们和自己再有任何联系或电话——除
了父母亲,其余人事都和他的秘书说。

我不敢,也不愿去判断这个巨商做得对
不对,但我相信我若有钱我也会这么做。而且
这样做了

后,会在挪威大峡
谷的森林边上买
块绿地或在瑞典
的哪儿买个岛,
从此离开土地,
离开这世界——
也许那时候,我
会培养出一点
乡愁感。

8. 最讨厌自己的顶
级事情是,我是一个
非常怕死而又不
想赖活着的人。

这种令人无奈而又令人厌恶至
极的生命观,数
十年如一日地
折磨我。而
今天我找到
最有效的应
对方法是——
安眠药。

七夕会

么意思,他喝了口
水,缓了一下才
说:曾泰元,yes-
terday 不能这
样拆,没有ter
这个单词的。你
现在先背起来,
以后再说。

我都背起来了,背得滚瓜
烂熟,英语的成
绩几乎都是满
分,成了我的金
牌学科。

说也奇怪,后来我居然没有
再去探究这几
个“day 词”的
奥秘,连我上了
台大外文系,拿
了美国的语言学
博士都没有。一
直到我开始工
作,成了英语教
授,教书备课,
我才想起了我
初一的奇葩往
事,赶紧做了点
小研究,才能对
台下的学生侃
侃而谈。老爷
的“以后再说”,
确实如此。